

“××化”构式的认知语法解析

张 媛 王晨阳

(山东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济南 250358)

[摘要] “××化”构式是现代汉语中一类词汇化构式。基于对该构式相关语法特征的描写,研究应用认知语法理论,从构式的内部视角和外部视角探讨其认知机制。研究发现:其一,“××”与“化”具有一定程度的概念重合,是该构式语义成立的前提。其二,“××”分别是形容词、动词或名词时,与“化”的整合机制不同,这就决定了构式的多义性。其三,从构式内部视角来看,各构式变体的认知本质都离不开顺序扫描的识解方式,在这一识解方式下,“化”概念的动体的变化过程得以突显;从构式外部视角来看,对“化”概念的识解方式不同,“××化”便会发挥不同词类的句法功能。

[关键词] ××化;构式;认知语法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689(2019)03-0007-07

引言

《现代汉语大词典》(第7版,以下简称《现汉》)对“化”的释义中,除了动词语义外,还有词缀一义。“词缀”这一术语来自西方语言学系统,汉语中的词缀现象虽早已受到关注^{[1][2][3]},但仍有很多问题尚无定论,比如“词缀”这一术语本身的使用,其确定的标准,“词缀”的范畴、本质等问题^[4]。汉语里纯词缀并不多,更多的是类词缀^[5],即介于自由词素和纯词缀之间的词素,英语中也有类词缀或者准词缀说法^{[6][7]}。曾立英^[8]对汉语中的类词缀进行了统计,其中,“化”的使用频率在前十以内,属于固化程度较高的。英语中与“化”相对应的词缀并非单一,如前缀en-,后缀-ize、-ify、-en等,但是,“化”作为词缀所构成的词汇并非都属于动词,而英语中以上词缀所构成的词汇皆是动词,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形态变化才有可能派生出名词或形容词。汉语与英语表达一对多的关系,很大程度上说明“化”的概念语义和语法功能远比单一的英语词缀要广。这是本研究聚焦于“化”的动因之一。

以往对词缀的研究以描写为主,兼有阐释,包括

隐喻、转喻和词汇化视角^[9]、类型学视角^[10]、语法化和词汇化相交叉的视角^[11]以及认知识解视角^[12]。然而,这些研究大都忽略了词缀所在表达式的构式地位,鲜有将其放在词汇-语法连续体中来考察,近来才开始出现这方面的探索,如杨黎黎^[13]以“免×”和“难×”为例,区分了构词法和词汇化,打破词汇和构式之间的界限,这为本研究提供了思路,同时也是研究动因之二。

本研究将“××化”视为词汇化构式,原因在于:1)“××化”在句中作为一个整体,可以出现在很多句法位置,发挥词汇的各种语法功能;2)“××化”是由非固定成分“××”和固定成分“化”两部分构成,它们组合后的语义并非两部分语义的简单相加,而是需要构式义的运作。比如“机械化”,是指“用机械来代替人工劳动完成生产作业”,而不是“机械变化”;3)“××化”的能产性很高(可参见下文表1)。对此,本研究在CCL语料库中进行考察,却发现其结果与《现汉》对“化”作为词缀的解释不完全一致,下节详述。这是本研究的动因之三。

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将着眼于“××化”相关语法特征,从构式的视角,以认知语法关于词类及构式的理论为基础,主要探讨该构式内部构件之间及其与构式整体的关系,同时探讨该构式作为整体的句法功

[收稿时间] 2019-03-09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英汉反义词共现构式的对比研究”(编号为16CYY006)的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张媛(1981-),女,山东淄博人,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王晨阳(1994-),男,山东枣庄人,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能问题及其认知理据。以此来论证语言现象的合理性,同时为词典编纂提供理论依据。

一、“××化”构式的语法特征

“化”作为固定成分,是决定该构式语法特征的主要因素。“化”在《古汉语词典》(第2版)中,释义如下:改变、变化、生长、化育、死、教化、焚烧、乞讨等。在《现汉》中,除了存在以下释义:变化、感化、消化、烧化、死等,还表示:“后缀,加在名词或形容词之后构成动词,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如“绿化”“恶化”“电气化”“机械化”等。

从历时角度来看,“化”的基本语义未变,在此基础上发生了拓展,即后缀用法。然而,词典中对“化”作为后缀的释义并不能涵盖我们在语料库中的考察结果:1)“××化”不仅可以置于形容词或者名词后,还可以置于动词后;2)“××化”不仅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而是呈现多义性;3)“××化”不仅做动词,还可以发挥名词和形容词的句法功能。本节将从这几方面描述该构式的语法特征。

(一) 形式特征

根据 Goldberg 和 Jackendoff^[14]对构式的分类,“××化”构式属于第二类,即特定的句法位置需要由特定成分来填充,这一成分对构式起着标志性作用,如英语中的 way 构式、away 构式等,“化”便在该类构式中起着标志性作用。本研究在 CCL 语料库中对“化”为关键词的前 5000 条语例进行提取和分类,排除类似“化学”“化工”等用法,将“××化”构式分为三大类:“形容词+化”“名词+化”和“动词+化”。其中,能够进入构式的形容词共有 137 个,既包括状态形容词,如强化、老化等,也包括性质形容词,如片面化、私有化等;能够进入构式的名词共 149 个,既包括具体名词,如电气化、钙化等,也包括抽象名词,如竞争化、人格化等;能够进入构式的动词最少,共 39 个,既包括及物动词(短语),如教化、激化等,也包括不及物动词(短语),如跨学科化、离心化等。可见,“形容词+化”和“名词+化”是该构式的主要成员,而且比例相当,“动词+化”虽频率最低,但其成员的固化程度较高,脱离构式,动词大都无法独立成词,这是与前两类的最大区别,也可能是词典中没有提到该类构式的主要原因。具体见表 1。

表 1 “××化”构式分布

“形容词+化”(137)	“名词+化”(149)	“动词+化”(39)
专门化、潜移默化、复杂化、多样化、深化、具体化、综合化、微型化、泛化、优化、通俗化、强化、狭隘化、恶化、实用化、高分低能化、自由化、民主化、人本化、内化、老化、最大化、同质化、自动化、神圣化、外化、异化、畸形化、同化、非人化、白热化、非人道化、简化、净化、淡化、老龄化、外化、个别化、规范化、丑化、正常化、简单化、一元化、片面化、西化、细化、片面化、精细化、庸俗化、弱化、复杂化、正常化、通俗化、绝对化、整齐化、平直化、模糊化、虚化、固化、有机化、多样化、合法化、高化、复化、个别化、雅化、特殊化、集中化、神秘化、深入化、普遍化、严重化、永久化、系统化、合理化、大化、即时化、非人性化、僵化、合理化、尖锐化、正当化、最小化、稳定化、国有化、公有化、片面化、窄化、贫乏化、纯粹化、抽象化、高贵化、非集中化、分散化、小型化、集中化、私有化、完整化、简洁化、书面化、合法化、专门化、间接化、主观化、浑化、严密化、简约化、经常化、特殊化、正式化、明确化、绿化、环保化、无害化、贫困化、无纸化、纸质化、频繁化、平滑化、分散化、一般化、单一化、微观化、均等化、平坦化、公开化、紧张化、可视化、显性化、一体化、多极化、多元化、一元化、本土化、世俗化	社会化、物化、电气化、机械化、文化、现代化、民主化、钙化、地方化、民族语化、工人化、知识分子化、标准化、量化、城镇化、科技化、终身化、信息化、国际化、工业化、数字化、制度化、大众化、情绪化、市民化、城市化、网络化、人工智能化、神化、对象化、程序化、自然化、标准化、成人化、人性化、系列化、科学化、模式化、全球化、形式化、规模化、电子化、模块化、产品化、过程化、近代化、美国化、公式化、日耳曼化、汉化、官场化、希腊化、体制化、边缘化、理论化、口语化、蒙古化、突厥化、符号化、线条化、美术化、概念化、音节化、语用化、语法化、专业化、儿化、拼音化、词缀化、欧化、洋泾浜化、哲学化、散文化、农民化、极权化、官僚主义化、国家化、贵族化、玄学化、礼学化、佃农化、奴隶化、躯体化、意识化、职业化、教条化、实证化、思辨化、职业化、中国化、外部化、资本主义化、生态化、数量化、理论化、低龄化、现实化、理想化、对象化、资本化、权力化、人化、行政化、程序化、组织化、市场化、结构化、中枢化、企业化、钢化、体系化、人格化、世界化、民主化、习惯化、外延化、客体化、气化、氧化、政治化、地域化、产业化、资源化、商业化、都市化、老龄化、初始化、格式化、竞争化、泡沫化、线性化、内在化、钱化、票据化、殖民化、人格化、工会化、附属化、法制化、西洋化、个性化、弹性化	变化、分化、转化、应试化、普及化、退化、进化、学习化、感化、演化、合作化、腐化、造化、开化、幻化、激化、教化、定型化、归化、跨学科化、协同化、消化、治化、离心化、扩大化、催化、去神秘化、去补课化、溶化、融化、蜕化、消化、拟(人)化、开化、去极化、定型化、电算化、量化、风(动词)化

(二) 语义特征

构式是形式-语义的匹配体,形式上的区别反映了概念语义上的差异^{[15][16]}。《现汉》中,“化”后缀义为“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这一语义实际是“化”的构式义,但这似乎只涵盖了形容词与“化”结合的构式,略显片面。“化”沿用了古汉语中的含义,即“转变”或者“变化”,是该构式基本和稳定的语义元素。那么,另一构件“xx”的词类范畴和概念不一,其与“转变”或者“变化”这一元素进行整合的方式不同,便决定了整个构式语义的概念内容和组构性程度有所不同。

1. “形容词+化”构式

“形容词+化”构式中,形容词可以表示状态,如“复杂”“深”“整齐”等,也可以表示性质,如“私有”“显性”“一元”等,当它们与“化”结合后,表示“状态/性质”发生“转变”或者“变化”。例如^①:

- (1) 教材体系不同于科学著作,也不是科学知识的通俗化或浓缩。
- (2) 齐抓共管,强化监督检查。
- (3) 超重、肥胖发生率方面持续走高,呈现“胖无力”特征,健康持续恶化。

以上例句,分别说明科学知识变得通俗,监督检查变强,健康越来越不好,形容词体现出其所修饰的事物的性质或所处的状态,“化”则体现出变化的过程。“形容词+化”表示事物朝着某种状态和性质逐渐转变,强调的不是结果,而是状态和性质转变的过程和趋向。这一点从以下对比中可以看出:

- (4) ……也不是科学知识的通俗性
……也不是科学知识的通俗化
- (5) ……劳资矛盾增多并趋于紧张
……劳资矛盾增多并趋于紧张化

例(4)中,第一句表示静态性质,而第二句因为有“化”的作用,强调向相应性质转变的动态过程。例(5)中,第一句虽然也有动态含义,却是“趋于”的语义特征,“紧张”表示“趋于”的终极状态,是静态的,而“紧张化”作为“趋于”的补语时,强调状态正在变化的趋势。

2. “名词+化”构式

“名词+化”构式中,名词表示事物,可以是具体

的,如“机械”“钙”“人”等,也可以是抽象的,如“外延”“概念”“意识”等,当它们与“化”结合后,既可以表示事物本身特征的变化,也可以表示向其它事物的特征发生变化。例如:

- (6) 教育的信息化要求在教育领域中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 (7) 义务教育是大众化的、免费的教育。
- (8) 由于不同的儿童青少年处于道德和社会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因此,……
- (9) 所有儿童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情绪化。

对诸如以上语料分析发现,进入“xx化”构式的名词(事物1)都与该构式在句中所指向的名词(事物2)有着某种关系,例如,“信息”是“教育”的手段,“大众”是教育的对象,融入“社会”是青少年发展必经阶段之一,“情绪”是儿童对外界事物的一种心理反应。当这些名词与“化”结合时,表明事物(事物2)的相关方面(事物1)发生转变:教育更加倾向利用“信息”手段,教育发展要面向“大众”,青少年发展方向是逐渐融入“社会”,儿童发展中会有“情绪”上的激烈波动。

但是,以下一组例句的情况有所不同:

- (10) 正如一种表达,越是散文化,就越少诗意。
- (11) 但是它之所以成其为儒家的思想,是在他使周文生命化……
- (12) 社会教育形式灵活多样,没有制度化教育的严格约束性。

在该组例句中,构式中的名词本身(事物1)与构式在句中所指向的名词(事物2)本无关系,但是通过“化”构式,事物2便具有了事物1的典型特征。例(10)中,“表达”经过“散文化”,就会逐渐具有“散文”的特征;例(11)中,“周文”经过“生命化”,也会逐渐被赋予“生命”的特征;例(12)中,“教育”经过“制度化”,就会逐渐趋向成为一种“制度”,具备“制度”的特征。据此,“名词+化”构式还表示使某一事物(事物2)逐渐具备另一事物(事物1)的典型特征。

3. “动词+化”构式

“动词+化”构式分为两种情况:当单一动词进入构式时,构式大都已经固化,不可再拆分,其词汇化程

① 本文语料来自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CCL)现代汉语语料库(下文简称CCL)。

度较高,如“分化”“进化”“演化”“激化”等;当动词短语进入构式时,大都可以拆分,其组构性较强。此外,及物或者不及物动词(短语)都可以进入该构式。例如:

- (13) 对罪犯的感化是中国改造罪犯的重要内容。
 (14) 动物界它是有一定的本能原则,而人类现在就越来越退化了。
 (15) 人们甚至将植物拟人化。
 (16) 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

例(13)中,“对罪犯的感化”是指用感动罪犯的方式使其发生转变;例(14)中,人类是以退步的方式在发生变化;例(15)中,人们将植物比作人,其描述方式发生变化;例(16)中,方针、政策的变化方式是倾向于定型。总之,综观以上用例,可以推断,“动词+化”主要用于表示以某种方式致使事物发生变化。这类构式因使用频率之高,实现词汇化,其使用初期时的组构性被忽略。

(三) 词类范畴归属特征

《现汉》中仅提到了“××化”构式作为动词的用法,但语料中也不乏该构式做形容词和名词的用法。例如:

- (17) 首先是教育者将寓于自己主体内的文化外化为教育语言……
 (18) 现代化劳动手段少。
 (19) 各级各类学校的培养目标则是教育目的的具体化。

例(17)中,“外化”是动词用法,例(18)中,“现代化”作为定语形容词修饰“劳动手段”,而(19)中,“具体化”则是名词用法。不仅如此,该构式在一定语境下,可以兼作动词、形容词和名词。以下例句中,“具体化”也可分别归属为动词和形容词。

- (20) 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具体化为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
 (21) 黑格尔哲学的具体化路径就在于理念或思想的自身运动,……

这类构式的跨词类特征不以“××”的词类为转移,说明“化”的概念很可能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二、“××化”构式的认知阐释

认知语法视角下,语法在本质上是象征性的,即语义和音位的匹配。词汇和句法之间能够形成连续体,就在于语法是象征单位的集合。简单的象征单位会组合成更大的复合结构,构件之间,以及构件与整个复合结构之间的联系是阐释构式合法化的关键^{[17][18]}。大部分语言表达是象征性的复合体,即可以分解为更小的象征单位,认知语法视角下的“构式”包含了语法中所有能够构建这些语言表达的模式或者结构。不仅如此,构式的抽象程度也不一:频繁出现的用例(抽象程度较低的构式),经过图式化过程,抽象成构式图式(抽象程度较高的构式),反过来,构式图式又可作为模板用于创造新表达^{[18](168)}。根据这一观点,“××化”构式是从实际语言用例中提取出来的构式图式,可以具化为2.2节中所提到的三类次构式,这三类次构式又可以进一步具化为各个语例,或者说各个语例是“××化”构式的例证。不管是哪个层次上的构式,它们都是由“××”和“化”这两个构件组成的复合结构。

那么,如何来阐释“××化”构式的合乎语法性?认知语法视角下,构式的构件^①之间存在对应关系(correspondence),只有构件在概念上有对应部分,才有可能整合,形成构式的概念内容,然而,构式不是构件的简单组合,它继承构件和构件间对应关系的某些特征,同时又具有作为整体涌现出来的、无法完全预测的特征^{[18](164-165)}。在对构式的贡献上,构件的作用是不同的。“××化”构式中,“化”勾画的是变化前后两种事物或者状态的关系,它的侧重(profile)决定了整个构式的侧重,是构式的侧重决定体,也是构式的中心语。而“××”的侧重则是对“化”所表示的关系的具体化。据此,解释该构式,也就是解释“××”的侧重与“化”的侧重在概念上是如何对应的。

“化”本身属于动词范畴,在认知语法中^{[18](108)},动词的图式基于人类两个基本认知能力:理解关系的能力和随时间追踪关系的能力。对某一关系的理解实际是将多个事物放在同一心理体验中进行概念整合的过程。随时间追踪关系的能力则涉及对关系发

展过程的识解方式,包括顺序扫描和整体扫描,前一识解方式下,过程中的各个阶段依次突显,进入心理体验,而后一识解方式下,各个阶段同时突显,过程被视为一个整体。“化”所勾画的过程,是动体的变化过程,与不及物动词的图式一致。这一动体可以是事物,可以是动作,也可以是性状,如图1所示,该图的各个组成要素都是图式性的,从S1到S4逐渐加深,表示动体的改变,穿插其中的虚线箭头表示变化随着时间发展而发生,从T1到T4沿箭头方向,表示随时间识解的过程。所以,“化”的图式本身就反应了一种顺序扫描的识解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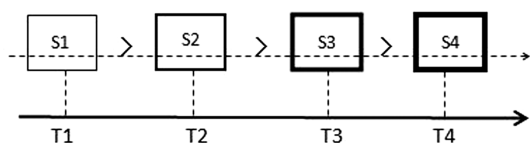


图1 “化”的概念图式

根据这一图式,在“××化”构式中,形容词、名词和动词的概念内容都可以进入“化”这一关系式过程的图式,将S具化。

(一) 构式内部视角分析

本节从构式内部视角,分析不同词类的“××”如何进入“××化”构式,与“化”在概念上对应并进行整合,促成构式的语义合理性。

1. “形容词+化”构式

形容词,也是关系表达式的一种,但关系中只有一个动体,没有可以单独区分出来的界标,该动体各个维度上的特征相互交错,才形成了动体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当动体的某一维度突显时,其它维度消显,突显出来的维度特征在语言上表征为形容词^{[18](114)}。例如:“劳资矛盾增多并趋于紧张化”一句中,“紧张”作为“矛盾”的一方面特征突显出来。特征本身虽然是静态的,但“化”构式却赋予其动态性,使得“紧张”这一特征呈现出从弱到强的变化过程。换言之,“化”的概念激活了“紧张”的动态特征,构成了概念重合的基础。此时,“化”图式中的动体实际是形容词所勾画出来的关系,即形容词的动体和动体某方面特征之间的非过程式关系。这一非过程式关系进入“化”的过程式关系,形成对应,随着时间的推进,形容词所表征的概念的突显度在变化,形成“形容词+化”这一构式的核心语义。我们仍以“劳资矛盾增多并趋于紧张化”一句为例,其图式如图2所示,外围虚线方框表示“化”的动体,各个正方形表示由各个特征交错形成的“矛盾”概念,不断加黑的竖线表

示“紧张”这一维度特征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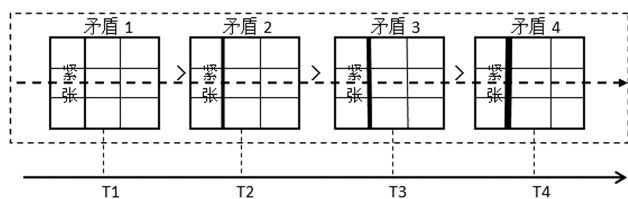


图2 “紧张化”的概念图式

2. “名词+化”构式

名词,在认知语法中,侧重的是认知域中的一个区域(region),这里的区域不是空间概念,是指靠组群或物化等认知能力联系在一起的一组实体^{[20][21]}。无论是有限区域(可数名词)还是无界区域(物质名词),都包含多个次域,也就是客观世界中名词所表征的事物的多个侧面,例如,“教育”的认知域内包含了诸如“对象”“内容”“方式”等次域,它们共同构成了“教育”的概念。但是,各个次域并不是同时突显,“义务教育是大众化的”,“大众”属于教育域内的对象域,在这里成为对“教育”的识解焦点。当“大众”进入“化”构式后,“化”的概念激活了“大众”的动态特征,当动态特征与“教育”域相关联时,就激活了教育与教育对象之间的关系语义,从没有面向大众向面向大众的变化,“大众”的突显程度在整个“化”的图式中,经历了从弱到强的变化过程。在其概念图式中,“化”的动体是教育和大众之间的关系,即教育面向大众,这一关系的紧密程度随着“大众”的突显度增加而增加。如下图所示,图中的外圈表示教育域,内部不断加深的椭圆表示逐渐突显的次域“大众”,不断加深的斜箭头表示教育域与大众域之间的关系的紧密程度逐渐增强。中间虚线箭头,表示时间发展,横贯“大众”域(内部椭圆)和“关系紧密度”(斜箭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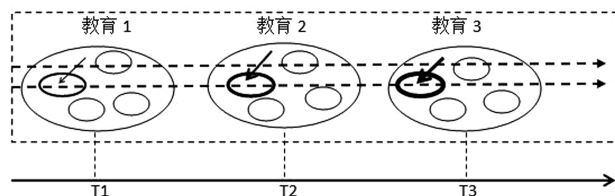


图3 “名词+化”(1)

“名词+化”构式不仅表示事物在其某一方面上的变化,还表示使事物具备了另一事物的典型特征。这时,不是事物认知域与其次域之间的关系突显,而是两事物的认知域之间发生映射。例如,“……他使周文生命化”,“周文”和“生命”本是两个独立、无关联的认知域,但是“化”构式将两者联系起来,即将“生命”的典型特征赋予了“周文”。如图4所示,

“化”图式的动体是“生命”域典型特征的突显向“周文”域的映射,这一映射越来越强,使得“周文”的次域“文字特点”发生变化,具有了生命的活力,且突显度越来越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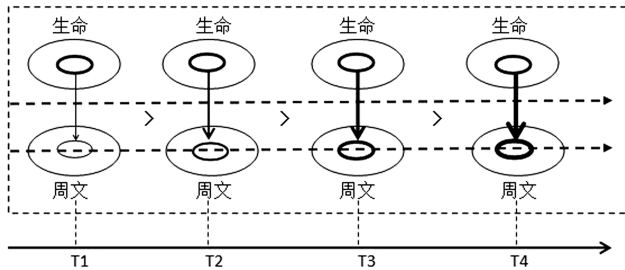


图4 “名词+化”(2)

3. “动词+化”构式

正如上文所述,动词是时域内的关系,与过程相关。当一个动词进入“化”构式时,实际是一种过程式关系进入另一种过程式关系。例如,“对罪犯的感化”,“感”指“感动”,表征的是施事作用于受事,使受事在心理上发生变化。这一概念激活了“罪犯”的动态性,使其进入了“感”的动作域,成为受事的角色。当“感”进入“化”构式时,其语义要素“受事发生变化”恰好与“化”的概念语义重合,两者发生对应关系,受事自然成为“化”图式的动体,所以,“感”是受事和“变化”联系起来的方式。此外,当“感化”做动词时,因为“感”是一个双价动词,“感化”也是双价动词。“感化”的概念图式如下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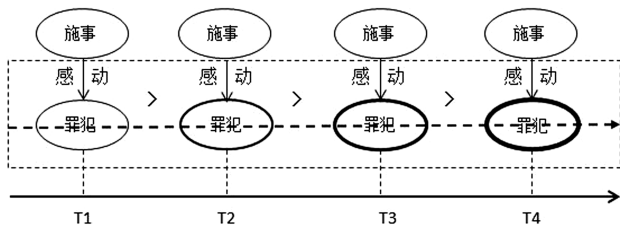


图5 “动词+化”(1)

但是,当该构式的动词是单价动词时,其概念化过程也就不一样了。例如,“人类越来越退化了”,“退”表“退步、后退”,表征的是其指向对象发生的变化,所以,“退”激活了“人类”的动态性,使其进入“退”的动作域,成为经历者角色,即经历“退步”这一变化的主体。当“退”进入“化”构式,其语义要素“经历者发生变化”与“化”的概念形成对应关系,那么经历者便成为“化”图式的动体,“退”成为经历者与“变化”联系起来的方式。当“退化”做动词时,因为“退”是一价动词,“退化”也是一价动词。“退化”的概念图式如下所示,其中圆内曲线表示“人类”自身发生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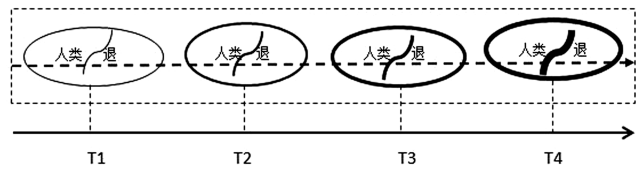


图6 “动词+化”(2)

以上认知机制分析可以看出,“xx化”的能产性很高,但无论“xx”是哪一词类,该构式都是在顺序扫描的识解方式下,动体变化过程的凸显。动体可以是事物的性质或状态,事物某一方面,一事物与另一事物之间的关联性,也可以是事物自身的动态变化。

(二) 构式外部视角分析

关于“xx化”构式作为整体的词类归属及其相应句法功能问题,正如第二节中提到的,“化”的概念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化”的图式如图1所示,是顺序扫描的识解结果,但这是其原型,当对“化”进行整体扫描,忽略其内部变化过程,那么无论是名词、动词还是形容词进入其构式,突显的都是一个有界区域,这时,“xx化”便会发挥名词的句法功能,例如“图面的美化”“方法的多元化”等。

当名词作为动体,某一维度的特征突显时,需要形容词来表征,当这一名词的突显特征是经过变化而实现或达到的结果时,原型为内部过程性的“xx化”构式便很容易用于描述该名词,但这时的识解方式发生变化,名词的特征往往具有静态性,所以,“化”的内部过程消显,而过程之后的静态性结果突显,如“现代化劳动手段”突显的是劳动手段的现代性这方面特征,但同时通过“化”将“现代性”的实现所经历的变化过程表征出来。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劳动手段现代化”与其的区别在于,该表达强调过程,而非结果。在两个表达中,劳动手段都是动体,但“现代化劳动手段”的动体的内部维度突显,而“劳动手段现代化”则是动体作为过程的参与者和经历者。受篇幅所限,本研究不再呈现“xx化”作为不同词类的图式,其结构与上节中认知语法视角下对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的阐释内容实则一致。

三、结语

“xx化”构式是现代汉语中一类词汇化构式。与《现汉》中对该构式的形式、语义和功能解释不同,语料库的考察结果表明:其一,“xx”构件可以由形容词、名词和动词来填充。其二,“形容词+化”表示事

物向某种状态或性质逐渐转变的过程；“名词+化”有两类语义：一是事物在与其相关的方面上发生转变，二是某一事物逐渐具备另一事物的典型特征；“动词+化”表示以某种方式致使事物发生变化。其三，“××化”作为构式整体，其范畴归属和句法功能呈现多样性。本研究在对“××化”构式进行详尽描写的基础上，从认知语法视角，着重对该构式形成的认知机制进行阐释。从构式的组构性角度来看，“××”的概念与“化”的概念发生对应关系，是该构式形成的认知基础。“××”词类范畴不同，其概念本质就不同，与“化”整合时的认知机制就不同，但都离不开顺序扫描识解方式下动体的变化过程的突显。此外，“化”概念的识解方式不同，“××化”的词类范畴和句法功能就会受其影响，呈现多样性。

“××化”构式是词汇-语法连续体的体现，该研究进一步论证了以使用为基础的研究路径的科学性，也为汉语中其它词缀的认知阐释提供了思路。同时，该研究结果对于词典编纂具有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 [1] 吕叔湘. 中国文法要略[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42.
- [2] 赵元任. 汉语口语语法[M]. 吕叔湘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3] 朱德熙. 语法讲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4] 蔡华祥. 汉语词缀研究的历史分歧及其解决途径[J].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5): 69-75.
- [5] 吕叔湘.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6] Bussmann, H. *Routledge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 London: Routledge Press, 1996.
- [7] 王文斌. 英语词法概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 [8] 曾立英. 现代汉语类词缀的定量与定性研究[J]. 世界汉语教学, 2008, (4): 75-87.
- [9] 邬菊艳, 王文斌. 英语“类词缀”的认知阐释[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9, (2): 15-18.
- [10] 李丹弟. 类型学视野下英汉词缀对比研究[J]. 外语研究, 2013, (3): 35-40.
- [11] 邬菊艳, 王文斌. 论英汉类词缀的语法化和词汇化[J]. 外语教学, 2014, (5): 5-8.
- [12] 张现荣. 外来构词词缀主观性的认知识解——以类词缀“门”为例[J]. 语言文字应用, 2016, (2): 65-73.
- [13] 杨黎黎. 两种不同的词汇构式化的结果[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7, (2): 57-66.
- [14] Goldberg, A. E. & Jackendoff, R. The English resultative as a family of constructions [J]. *Language*, 2004, (3): 532-568.
- [15] Goldberg, A. E.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M].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 [16] Goldberg, A. E. *Constructions at Work: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17] Langacker, R.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I: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M].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18] Langacker, R. W. *A Cognitive Grammar—A Basic Introduction*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19] 熊学亮. 对构式的再思考[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6): 7-12.
- [20] Langacker, R.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II: Descriptive Application* [M].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21] 张辉, 齐振海. 认知语法基础导读(第二卷)[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责任编辑: 高生文)

The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on ×× *Hu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Grammar

ZHANG Yuan, WANG Chen-yang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358)

Abstract: ×× *Hua* is a lexicalized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Based o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grammatical features of this construction, the present study explores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of integration between ×× and *Hu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grammar.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re is a certain extent of conceptual overlap between ×× and *Hua*, which constitutes the prerequisite for the reasonable semantics of the construction.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of integration varies with ×× being an adjective, a noun or a verb, so that the construction is polysemous. From an internal perspective of the construction, the cognitive nature of the varieties of the construction is always related to the sequential scanning. Under this construal way, the changing process of the trajecor of ×× becomes prominent. From an external perspective of the construction, ×× *Hua*, as a whole, functions as different word classes.

Key words: ×× *Hua*; construction; cognitive grammar